



岳麓书院

贾彦勇

长沙城里的空气黏腻腻的、潮潮的，一把能攥出水来。街上到处是樟树，一棵挨一棵，阳光穿过枝叶，褪去了午后灼人的燥热。

来到这里，有一处地方一定要打卡——岳麓书院，如今隶属于湖南大学。岳麓山南路路口立着学校牌坊，横额上“湖南大学”四个字端端正正。我请路过的一名学生帮忙拍照。小伙子举着手机，前后挪了几步，歪头比对一番：“您往这儿站，能把四个字都拍进去。”拍完，他把手机递回给我，转身离开了。说起来，一千多年前的书院，如今成了大学，这中间的曲曲折折，够写好几本书了。

走进院内，穿过一条林荫道，老远就看见一面灰墙，门额上是“岳麓书院”四个字。字是宋真宗写的。当年书院山长周式办学办得好，皇帝赏识他，召他进京做官，拜他为国子监主簿。可周式不肯，请旨要回书院教书。真宗敬他这份痴心，赐了经书，又亲笔写了这块匾，把他风风光光地送回来。我站在匾下想，这悠悠千年间，匾换过，墙修过，书院起过、毁

过，可这四个字一直没变过。

大门两旁挂着那副名联：“惟楚有材，于斯为盛。”八个字，口气大得很。传说嘉庆年间，山长袁名曜出了上联“惟楚有材”考学生，满堂弟子对不上来。正僵着，贡生张中阶推门进来，听说了题目，张口便道：“于斯为盛。”上联出自《左传》，下联出自《论语》，搁在一处，严丝合缝。我在这联前站了许久。八个字，既是底气，也是磨砺——你说你这里有才，你就得真能出才。千百年来，魏源、曾国藩、左宗棠、蔡和森，就是从这扇门里走出。这对联，的确不是空话。

进了正门，迎面是赫曦台。当年朱熹与张栻会讲之余，常相邀早起，登岳麓山顶看日出，“赫曦”二字，便是朱熹题给岳麓之顶的名号。从赫曦台往里走，穿过大门、二门，便到了讲堂。讲堂正中挂着“学达性天”四字，是康熙二十六年皇帝御赐的。原匾在战乱中丢失了，如今这一块，是1984年据康熙手迹重新刻的。我抬头看那四个字，笔画圆润，不露锋芒，

却有股从容的气度。我负臂堂前，闭目沉思，任行人游客从身旁擦肩而过。

讲堂正中，还摆着两把空椅子。乾道三年，朱熹从福建跋涉两千里到长沙，与张栻在岳麓论学。有弟子记录，说二位先生论《中庸》之义，三天三夜，意见还不能相合。可辩论归辩论，情谊归情谊，一场会讲下来，两人反倒成了知己。我望着那两把椅子，心里想：这才是做学问的样子。不争面子，不护短，把道理掰开来揉碎了，磨给别人看，也磨给自己看。

讲堂两侧，一边是教学斋，一边是半学斋。斋名都有讲究：“教学斋”出自《礼记·学记》“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”；“半学斋”出自《尚书》“惟学半”，是说教人是学习的一半。古人连给学生住的屋子起名字，都藏着学问。我趴在教学斋的窗台上往里看，屋里摆着旧桌椅、方砖地、木窗棂。忽然想起，1917年到1919年，青年毛泽东就曾住在这半学斋里，白天在长沙城里奔走，夜里回宿舍点一盏油灯读书。那时的窗

下，大概也是这样的光景。我望着那扇木窗，竟有些出神。千年书院，教的不仅是之乎者也，还教人把天下的担子，奋勇担起。

御书楼在讲堂后面，三层高，青瓦飞檐。康熙年间，朝廷赐下十三经、二十一史等一批典籍，书院便建了这座楼来收藏。到了清代中叶，楼里藏书已有一万四千多卷，是民间数得着的大书楼。可惜抗战时楼被炸毁了，书也大多毁于战火。如今这座楼是1986年重修的，仍作为藏书楼使用，现存藏书九万多册。我站在楼前，抬头看了很久。书会烧，楼会塌，可只要还有人读书，文脉就断不了。

逛到一处园子，我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处了。园中一方水池，水很清，倒映着天光云影。水池中央立着一块太湖石，瘦瘦高高，独自立在池水中央。我围着池子走了一圈，越看越觉得它像一个人。像谁呢？屈原。他就那么桀骜地立着，水波在脚下碎成一片一片，它却纹丝不动——“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。”换个角度看，又像一位女子，浴后对镜，拿着篦子慢慢拢着湿发，低眉含笑。一块石头，两种性情。往前走了几步，果然见一座屈原祠，白墙青瓦，安静地栖在角落里。祠里供着屈原的画像，那目光，和池中石头一样，孤傲、悲凉。湖南是屈原流放之地，也是他投江殉国之地。湘人把他请进书院，是要让一代代读书人记得：学问之上，气节为先。

从屈原祠出来，就到了书院后门。老远看见一群人，都举着手在拍照。我凑去一问才明白，原来远处一棵老树的枝条恰似半颗心，人把手弯拢了举起，接在树的缺口处，两下一合，便成了一颗完整的心。一个姑娘举起手拍了一张，同伴凑过去看，笑道：“你看，这心是歪的！”那姑娘道：“你懂什么，歪的心才是真心。”大家都笑了。我也笑了，少不得举起手也拍了一张。

出了后门，沿山路往上走，没走多远就是爱晚亭。这亭子是乾隆年间岳麓书院山长罗典建的，原名红叶亭。后来湖广总督毕沅游山，见满谷枫红，想起杜牧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诗句，便改名爱晚亭。亭子四方重檐，绿色琉璃瓦，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江。如今不是秋天，枫叶还青着，可亭子里依然坐满了人。一个老大爷靠在亭柱上打盹，身边放着一兜橘子。亭上那块匾是毛泽东题写的，他年轻时，也常和同学们来亭子里小坐。我静静地坐在亭子里的石桌旁，慢慢品味。

红日西斜，山路两旁的树一棵挨一棵，在风里哗哗作响，我走得很慢，回头望了一眼岳麓山，天色已沉，半山的灯火，星星点点。有人来读书、有人来拜贤，有人来拍一张心形的影子，当然也有人像我一样，只为在“惟楚有材”的书院里站一站。

(作者单位：河北龙山发电公司)

食光慢炖

SHI GUANG MAN DUN

方式，手法、效果各有不同。凉水和面无须立刻塑形，需静置醒面片刻，做出的筱面质地更细腻、口感更温润，更能考验主妇的手艺；开水和面随拌随做，省时便捷，是家常快手做法。

筱面的做法丰富多样，各有风味。最省事的是压筱面饅饅，将面团放入饅饅床，挤压成细长面条，便捷又入味。日常更多时候，母亲都会手工制作。她将筱面团置于案板，细细搓成匀细的长条，便是地道的“筱面鱼鱼”。寻常人一次仅能搓出一根，母亲却能双手同步操作，一手可搓三四根，速度飞快、粗细均匀。看着面条在掌心顺势拉长、轻轻蠕动，总让我想起飞机掠过的流云，灵动又神奇。

最经典的当属筱面窝窝。取一小团筱面，在斜置的平整石板上轻轻一推，揭起一片薄如蝉翼的面片，顺势绕指卷成中空圆筒，整齐竖立码放在笼屉之中。密密麻麻的圆筒错落排布，形似蜂窝，筱面窝窝便成型了。为了丰富口味，母亲常半笼蒸窝窝、半笼蒸鱼鱼，还会在笼屉边角垫上几片山药，荤素搭配，口感更佳。

筱面最具巧思的做法，是山药筱面鱼鱼，制作步骤多，却风味独特。将焖至软烂开花的土豆去皮晾凉，放入锅中捣成泥状，掺入适量筱面反复揉搓，待土豆与筱面完全融合、揉成细腻面团，再逐一捏成小鱼形状，上锅煮熟。一个“捏”字，藏着农人对待吃食的用心，这也是乡间将做筱面称作“捏筱面”的缘故。

筱面口感清爽劲道，美味不仅得益于精细手工，更讲究专属蘸汤。肉汤打底，搭配土豆丁、鲜蔬杂料，鲜香浓郁、滋味醇厚，单单一碗热汤，便足以让人垂涎。再辅以黄瓜丝、萝卜丝、鲜辣椒、红黄青绿相映，色泽鲜亮、开胃解腻。爽滑的筱面裹挟着鲜香汤汁，入口醇厚绵长，让人回味无穷。只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寻常农家难得配齐这些辅料，筱面的吃法也简单朴素许多。

筱面的做法或简或繁，或朴素或精巧，每一种吃法，都藏着乡人对烟火生活的热忱与期许。这一碗简单朴素的吃食，填满了我的童年饥寒，也滋养了我的心性，支撑着我走出乡土、奔赴远方，在岁月沉淀中笃定前行。

(作者单位：哈尔乌素露天煤矿)



筱面的味道

张 坚

“三十里筱面四十里糕”，这句流传已久的乡土老话，道尽了筱面在艰苦岁月里的珍贵。从前白面、大米皆是稀罕吃食，筱面饱腹感强、耐饥扛饿，作为家常粗粮，撑起了无数乡村家庭的生计。当年走西口的汉子，揣上一袋筱面干粮，便能在苍茫戈壁间守住生计、稳住底气。

在我的家乡，土豆与筱面并称“乡间二宝”，与当地人的生活密不可分。筱面由筱麦研磨而成，筱麦天性耐寒耐旱、耐盐碱、生长期短，且富含蛋白质与维生素，营养价值颇高。筱麦田间管护简单、不费人力，农事仅需适时锄地松土、清除杂草，是极易栽种的乡土作物。

从筱麦到筱面，炒制工序尤为关键，是保留香气、成就口感的核心一步。旧时乡下家家户户都有一口大铁锅，既能日常炊煮，也专门用来炒制筱麦。灶火熊熊燃起，父亲手持自制木耙，缓缓翻动锅中筱麦粒，待麦粒烘至微黄微焦、溢出醇厚麦香，便炒制完成。

每次，守在灶台边的姊妹早已饿得不行，总想伸手抓取尝鲜。母亲总会特意留出一部分筱麦，加盐复炒至金黄酥脆，专门分给孩子们。姊妹们捧着滚烫的熟筱麦，一把把装进兜兜，边玩边吃，这朴素的山野小食，便是童年最珍贵的美味。炒好的筱麦晾凉后，送入磨盘碾成细面，筱面粉色泽略深，外观与普通小麦面粉相差无几，村里人大多用木面柜或陶缸密封储存，妥善留存。

和筱面颇有讲究，分凉水 and 面与开水和面两种

说文解字



【解字】

页：甲骨文“页”字从“首”从“卩”(jì é)，像一人跪坐之形并突出其头部。本义为“头部”。在卜辞中用作本义。在六书中属于象形。



【解字】

要(náo)：今作“猴”。甲骨文“要”字像猴子之形，本义指“猴子”。在卜辞中可用作本义，《甲骨文合集》里“其获要”，即占问能否抓到猴子。在六书中属于象形。



(据学习强国)

时间在一座城里变轻

刘欣雨

我站在南京明城墙的台阶上，手机地图显示我已经走了两万三千步。空气里还裹着伏天的余热，城砖被晒得温热，六百年的纹理透过鞋底传上来，有种踏在时光脉搏上的错觉。我原以为这座城市会像教科书里写的那样，裹挟着厚重的历史，让人倍感沉郁。可当一阵穿堂风从玄武湖方向涌来，卷起满城梧桐叶沙沙翻动，我突然觉得，这里的时间是可以被轻轻托起的。

出发前，我在社交平台上搜索“南京必去”，满屏都是网红打卡点和滤镜下的梧桐大道。但我还是固执地在地图上一寸寸划拉，最终锁定了那条标注为“南朝遗迹”的灰色虚线。拐进那条几乎被外卖电动车和共享单车塞满的巷弄时，我差点错过那半截石辟邪，它就蹲坐在一家五金店门口，鬃毛被风雨磨得浑圆，残破的头颅上落着一只正抖翅膀的灰喜鹊。店主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，正给一台落地扇换电容，见我端详石兽，头也不抬：“南朝梁代的，另一只早就没了。你要能把它举起来，我请你吃鸭血粉丝。”他说这话时，手机支架上正播放着体育直播，蝉鸣从巷口的老槐树上倾泻而下，吵闹的解说声和石兽沉静的眼神形成奇妙的反差。

我自然举不起那只石兽，但它让我开始重新打量这座城市重量。在甘熙故居的最后一进院落里，我看见一位穿汗衫的老人用蒲扇慢慢扇着竹椅上的浮尘，他的动作慢得像在给时间祛暑。院墙外传来奶茶店的外卖提示音，他却浑然不觉，只专心照料院子里几盆开得正盛的茉莉花。在颐和路的民国公馆区，爬山虎在夏末的烈日下绿得发亮，柔软的触须正悄悄缝合砖墙上的裂缝，而一辆黄色共享单车斜靠在民国门柱旁，车筐里落着几片被晒卷的梧桐叶，时间在这里不是层叠的堆积，而是彼此渗透、共生共存。

最奇妙的时刻发生在朝天宫的棂星门下。傍晚的光线带着夏末特有的琥珀色，斜斜切过石栏，将六百年前的斗拱投影在当代的地砖上。一个穿汉服的女孩正举手机拍摄晚霞，她的裙裾扫过明代石狮的基座；几个刚放学的小学生追着泡泡跑过，透明球体里映着飞檐的剪影和远处紫峰大厦的玻璃幕墙。不远处，一位大爷用蓝牙音箱放着《秦淮景》，评弹软糯的曲调混着卖冰粉的小贩铃铛声，在闷热的空气里漾开一圈清凉的涟漪。我忽然觉得，那些厚重的历史并没有被推翻或覆盖，而是被装进了一个个轻盈的日常容器里——手机镜头、外卖盒、被汗水润湿的蒲扇，随时被晚风吹散的火烧云。

离开前的一天，我又去了台城。夏末的傍晚来得很慢，夕阳把整段城墙烘成温暖的赭红色。这次我没有查地图，也没有拍照，只是沿着城墙慢慢走，数着城砖上模糊的铭文。当我终于走到尽头时，发现口袋里不知何时落进了一片梧桐叶，它还绿着，只是边缘微微泛黄，叶脉清晰地延伸着，像一张缩小版的南京城地图。我举起叶子对准夕阳，光从半透明的叶肉里渗过来，在掌心跳跃如碎金，而叶面上还残留着午后雷雨的水痕。

此刻我终于读懂了这座城市的秘密。它从不把时间砌成纪念碑，而是让历代积淀的沉厚，消解在烟火日常里。六朝的烟水、明代的月光、民国的梧桐絮，都化作夏末傍晚的蝉声与晚风，附着在每一片树叶上。当你说“钟山风雨起苍黄”时，或许该听听风雨过后梧桐叶上滚落的水珠，那是时间在练习跳跃。

回程的高铁上，我打开手机相册，满屏的照片突然变得模糊。只有那片梧桐叶还夹在笔记本里，微微卷曲的边缘还带一点夏末的绿意，每次翻开，都能看见一个轻盈的南京从纸页间缓缓升起。而窗外掠过的田野上，夏天正把最后的暑气酿成风，吹向更远的南方。

(作者单位：山东蓬莱公司)

JIAYUAN
ZHOU MO

那日往拉法山去，这座张广才岭余脉上的花岗岩名山，素有“七十二洞、八十一峰”之誉，却因未经过度商业开发，始终守着原生山野的沉静底色。途中连片稻田铺成一片碧海，风过时稻浪层叠，远处黛色峰峦渐次浮出，青黑石笋般刺破云层，未入山门，已先觉几分漫山的清冽。

步入山门，浓荫骤然合抱。拉法山以奇崛的花岗岩峰林立世，满山巨石嶙峋，却被草木裹出满目的柔润。石阶步道顺着山势蜿蜒而上，两侧是针阔混交的密林：红松挺直如苍戟，柞树舒展如华盖，椴树缀着细碎的乳白花穗，风过时漫开清甜的草木香。山涧顺着石缝潺潺而下，水清见底，指尖探去，凉意顺着经脉直抵心底，恰是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”的真意。

行至半山，怪石渐次铺陈开来。千万年的冰劈风化、流水侵蚀，将坚硬的花岗岩雕琢得形态万千，中途至绝壁亭处歇息，见壁上青苔缀着水珠，凉意在周身漫开。指尖抚过身侧粗糙的岩壁，纵横纹理皆是岁月的刻痕。这巨石本是地底深处的岩浆凝就，经亿万年地壳抬升、风雨剥蚀，才褪去厚重土层，露出这般奇崛风骨。世间风物从来同理：不经寒暑淬炼，不经时光打磨，终难有动人心魄的力量。

转过几道山弯，穿心洞便赫然出现在眼前。缓步走入洞厅，光线从东西两端洞口斜照进来，在暗褐色洞壁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光影。洞顶水珠断续滴落，叮咚砸在下方石潭里，声如佩环相击，在空旷洞厅里漾开悠远回响。壁上留有清代道光年间的摩崖题刻，字迹已被岁月磨得模糊，却仍能辨出前人记游的字句。相传早年间有道士在此隐居修行，汲山泉，食野果，在这洞天福地之中，不问世事更迭，独守一山清宁。

站在洞中央望向两端天光，忽然生出“洞中一日，世上千年”的恍惚。我们总在追着时间奔跑，怕错过机遇，怕落后于人，把日子过得慌忙马乱。可这山洞立在此处千万年，看过斗转星移，看过王朝兴替，始终不疾不徐，任风穿堂过，任云落檐前。原来真正的从容，从来不是追着光阴赶路，而是守着本心，纳得下山风浩荡，容得下岁月悠长。

出穿心洞再向上攀行半个时辰，便抵达主峰峰顶。主峰海拔886米，在东北群山里不算高峻，却因拔地而起的花岗岩峰林，生出了俯瞰平野的开阔襟怀。站在峰顶观景台凭栏远眺，脚下是连绵起伏的林海，林木绿得深沉，如一块无边的墨绿绒毯，顺着山势铺向天际。远处蛟河平原一马平川，稻田、村落、公路纵横交错，如一幅笔触细腻的青绿山水画卷。若恰逢雨后初霁，山谷间云海翻涌，团团白云漫过峰腰，只露出青黑峰尖，像一座座浮在浪上的仙岛。

风景的分量，从来不在名气大小，而在你是否能在山水间，与自己的内心相逢。这沉默的山峰，不争名、不逐利，千万年来静立于此，迎日出，送月落，自有千钧风骨，自有浩荡襟怀。

日头偏西时循着原路下山，山脚下的农家院早已飘起饭菜香气。老板性子爽朗，端上桌的全是山野本味：榛蘑炖土鸡，榛蘑是头年秋日进山采的，肉质肥厚，吸饱了鸡汤的鲜醇；刺嫩芽炒鸡蛋，刺嫩芽是春日采下封存的山珍，脆嫩清鲜，带着山野灵气；再配一锅熬得稠糯的玉米碴子粥，一碟蘸酱的婆婆丁、曲麻菜，简单朴素，风味独具一格。老板笑着说：“这山养人，也懂人，你敬它一分，它便馈你十分。”朴实话语里，藏着最朴素的生存智慧。

秋风过处，峰林不语，洞壑含幽。这一场山间相遇，终究是在山水的沉静里，读懂了岁月的深意。拉法山的花岗岩，经亿万年风雨才成奇峰；穿心洞的清寂，经千百年岁月才成洞天。人生行路亦是如此：沉下心来，在岁月里慢慢打磨，在静默里悄悄积淀，终会活出独属于自己的风骨与格局。

(作者单位：吉林江南热电公司)